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梨園外史
第十二回 郝德寶暢談戲曲 胡喜祿盡掃鉛華

話說孫大個同毓四聽完戲，走齣戲園。毓四道：「如今興著當十錢，連戲價都暗含著漲了，雖然也是八個錢，卻實比從前貴了。這勞什子是祁俊藻的條陳。將興的時節，我們宗室有人攔住轎子去罵他，他不言不語的去奏了事，竟把這位宗室給問了罪。你說損不損！那時滿朝文武，誰敢說個不字！只有兵部的袁希祖袁大人不怕他，狠狠的頂了一折子，不過沒發抄就是了。這袁大人真有膽子，不但這一件，就是那張國梁被賊殺了，滿朝裡沒有一句公道話，也虧這袁大人替他請恤典。不想湖北老會如此厲害！老祁，也真可笑，終日裡說曾國藩要造反，誰知人家是個大大的忠臣呢！他成年和軍機大臣老彭保舉何桂清，到底鬧糟了糕！」大個道：「張帥是我把兄，真好英雄。」兩人說得餓了，要想吃飯，只彼此不願做主人，僵住了。正在為難，恰巧遇著沈芷秋。他兩人都和他相熟，便要到他家中去用飯。芷秋不便推辭，只得允了。這兩個餓腸興興頭頭到了他家，將才坐定，有他師弟張芷馨、張芷芳和怡雲堂的主人王絢雲來了。芷秋笑道：「王老闊難得到此。今日沒上秦老衛衙嗎？」絢雲道：「我是將從那裡來。」芷秋道：「我也不解，那文大爺和你是什麼緣法，一日也離不開。」絢雲道：「今日不相干，是明老大人因保全御容，有了功勞，賞了好處，我和孫採珠同去道喜。不想採珠家裡出了笑話，我們便一齊回來了。」芷秋道：「採珠有什麼笑話？」絢雲笑而不答。芷芳道：「這事我也知道。不但採珠鬧了笑話，那唱老生的盧台子也鬧了笑話。」芷秋道：「是一件事嗎？」芷芳道：「不，他們各歸各事，反正都是現眼結啦！」芷秋道：「究竟是什麼事？你說，怕什麼！」芷芳道：「盧台子的女人犯的是姦情案子，孫採珠的女人也犯的姦情案子，目下都算完了。」芷秋道：「怎麼完的如此快？」芷芳道：「說也好笑，將才弄到坊裡，坊官問盧台子：『你這女人是要不要？』盧台子說：『女人已有外遇，終久養不住家，不要了。』坊官就給他斷離啦。」芷秋道：「這還有點人味。那採珠呢？」芷芳道：「採珠不濟，卻不願斷離，還是低著頭，領他女人回去。你說可笑不可笑？」芷馨道：「盧台子總算是有骨頭的。他的女人太難，也不想當初大老闊成全他們的好意，竟會做出這種醜事。」大個道：「怪不得我同毓四爺聽大老闊的戲，沒見盧台子。這就是啦！」芷秋道：「既是明宅有喜事，我也得趕緊去。」急急的進去洗了臉，換了衣服，上車走了。絢雲等三人也散。

大個和毓四，見主人出門，不能拉住他叫開飯，只得忍著餓各自回家。至於他們怎樣的治餓，勿庸細表。

從此大個又結識王絢雲，二人時相往來，交誼甚密。過了些時，大個到票房，不見毓四。問起旁人，方知那個毓四，雖是個宗室，卻除了月餉以外，毫無進款。自己還愛喝一杯酒，日久天長，哪裡支持得住？沒奈何，同他兄弟毓五一齊下海，都搭了班，全唱小花面。每日拿不到二百四十錢，將就度日。大個記在心裡。

一日，戲館演《法門寺》，毓四扮了個賈桂。等戲完從館子出來，恰巧迎面遇著大個。大個笑問道：「四爺，這兩天老佛爺還召見嗎？」毓四滿面通紅，無言可答。大個道：「我知道你今兒候了老佛爺半天，還在大雄寶殿上念了一回狀子呢！」說罷哈哈大笑，揚長而去。

毓四十分沒趣。回到家中，越想越氣，一夜睡不著覺。次日清晨早起，便有安德海那裡打發人來找他。他對毓五道：「要是我趕不上戲園子，你就替我請了假吧！」說罷三步並作兩步，急急忙忙趕到安德海那邊。只見他門口站著四五個小內監。各人手里，拿著一塊醬牛肉，正在喂叭兒狗。毓四滿面陪笑，上前問好。內中有個愛淘氣的小內監，撕了一片牛肉，笑嘻嘻的道：「請你吃肉。」毓四張口便吞。那小內監拍手笑道「老四正跟我的小花狗兒一樣。」引得旁邊幾個小內監也笑了。

當時領到裡面，等了好一會功夫，小安子才慢慢踱出來。毓四趕緊上前，請了雙腿安。小安子用手比了比，就叫做接安，叫他坐下，毓四才偏著身子坐下。帶笑問道：「總管叫我來，有什麼吩咐？」小安子道：「慈禧皇太后是最愛聽戲的。現在內廷下頭的，唱起戲來，平常得很。我瞧，還抵不上六爺、七爺府裡的班子。我名下徒弟最多，這是上頭的，比他們下頭不同，總得稍為認真。這件事，你是很在行的，可以替我分分心。等到他們有了長進，我還想在外面買孩子起科班呢！好在國服期滿，還有一年半的功夫，儘可以從從容容。先給裡邊多排出幾出通大路結實的戲來，將來老佛爺見了喜歡，就是你的造化。等我的科班成立，可得排新鮮玩藝，盡唱舊的不行。」毓四聽這幾句話，好似吃了蜜蜂屎似的，連聲答應道：「奴才當得效勞。」小安子吩咐送客，毓四退出。

這毓四戲班子也不去了，專誠給小安子教裡頭的徒弟。反正是《天水關》、《教子》，天天用功，哄得小安子喜歡，時常給錢。毓四又勸他弄科班，小安子十分高興，就命毓四辦理。毓四給他買了五六十名苦孩子，七扣八折賺錢不少。就在安德海那裡，教起戲來。他兄弟毓五，當然聯帶進去，幫著教戲，這是小安子的私事，不與內府相干，毓四毓五，格外當心，曉得是將來生財之道，非同小可。小安子總吩咐多排新戲，毓四雖然口中答應，心中作難。私自對毓五說：「這排新戲實在有些辦不到。」毓五道：「安子這件事，有點刺兒頭。咱們哥兒倆，好比手中捧著刺蝟，拿著扎手，丟了又是財神爺。咱們肚子看看掏空。他總叫弄新戲，歸啦包堆，咱們從票房帶出一本《甘露寺》，偏又不通大路。一本《斬華雄》，偏老爺戲犯禁。程長庚有多大人情？才敢唱《戰長沙》。咱們犯不上給他排這些戲。不排新的又辦不了，這不是活糟嗎？」毓四沉吟一會道：「我倒想起一個人來，那唱武老生的郝德寶，本子極多，狼他一半就夠用了。」

於是毓四天天去找德寶，德寶接待，十分周到。一日，毓四說起現在安子那裡教戲的情形。德寶道：「他這叫作胡鬧！小孩兒將開蒙，要弄幾出熟戲，砸砸底子，何必排新的呢？」毓四道：「我也是這樣說法，只是他們內扇兒脾氣，要怎樣便怎樣，誰敢駁他的回？」德寶道：「你好沒能耐，要想新奇的戲，只有大內最多。你既給內扇兒的老爺們教科班，怎不到裡頭去弄本子，卻往外邊來抱怨？你道你肚子快掏空了，本來你肚子就窄，所以空的快。」毓四道：「我才吃了幾天戲飯？自然能耐薄弱。您說裡頭本子多，無奈全是崑腔。小安子這班戲，是要在外頭唱的，非排亂彈不可。」德寶道：「亂彈就只有天天唱的這幾出，逢是沒人提起的，多半都是好裡有限。即如昔年米喜子有一出《破壁觀書》，演那聖賢爺初入曹營，曹營和許褚定下計策，只給聖賢爺一支蠟燭，等夜間滅燭，便去堵住門，誣賴聖賢和二位皇嫂有別樣事情。聖賢爺原是大英雄，早已料破。待等蠟燭將盡，便把牆壁用大刀劈破，點著火觀看《春秋》。這戲編的太不近理，所以誰也不學。」毓四道：「這齣戲我聽安子說，本是崑腔，乾隆年間就有的。總本叫《鼎峙春秋》，是全部的《三國》。後來翻了亂彈。米喜子這出，卻不知是哪裡的本子？」德寶道：「這戲外江原有，跟崑腔大不相同。安子既曉得崑腔能翻亂彈，怎又說裡頭的本子沒用？那龔翠蘭唱的那一出《虹霓關》王伯當招親也是裡頭出來的。是全本《興唐傳》內摘下的一段，也是崑腔翻的。你又何必愁肚子窄？只要安子依了這個主意，保管新戲多的緊。」毓四道：「這主意，一定是要行的。只是外頭的好本子，也得找一找。我從票上弄出一本《甘露寺》，又叫作《討荊州》，關子很好。但是許多人說它不通大路。您瞧，到底用得用不得？」德寶道：「是太乙神針的那一本嗎？」毓四道：「正是！正是！」德寶搖了一搖頭，冷笑道：「算了吧！不行，不行。他們這一出，我聽過的，跟徽漢的路子離格離的太遠。中間加著一場喬國老進宮，授意大喬，叫她擠兌孫尚香嫁劉皇叔，尚香願意了，誰知吳國太嫌皇叔年紀太大了，變了臉，不答應。大喬又替尚香出主意，叫她脫了好衣服，披散著頭髮，在太后面前裝瘋。來了一出整本大套的《一口劍》。太后急得沒法，才到甘露寺面相新郎。這種瞎聊，把大喬和孫尚香罵得不成個東西。比米老爺那出《破壁觀書》，更不像人話，簡直糟得出了油兒了。人家徽漢的路子，跟原文差不多，實在是高。我勸你千萬別把這一出搬出來，省得犯碎嘴子。你曳著他吧！」毓四道：「還有一本《斬華雄》，您見過沒有？」德寶道：「這是我們武老生的本工戲，怎麼沒見過？你們票上的路子卻也不差。這齣戲捧的是老爺，可唱的是大伙。這戲是一出風攪雪。前半出眾諸侯和華雄嘴裡是整套的『新水令』，等老爺出場才改亂彈。前頭一點沒有老爺的事，等孫堅被華雄殺敗，袁紹要掛

免戰牌，才出老爺。老爺和張老爺一塊兒上，老爺可是走青龍門。兩個人一前一後出來，一人念一句。袁紹聽見老爺發笑，喚進帳去問話，張老爺下，單留老爺和袁紹問答。沒有幾句蓋口，不過是袁紹、曹操、老爺、兩個花臉，一老生，你接我的，我接你的，三個人透著亂一點兒。袁紹准了老爺出馬，老爺下。袁紹叫起唱來，唱幾句，老爺接著倒板，紮靠上。袁紹、老爺，一律是西皮。老爺的倒板是『曾破黃巾無人敵』，原板是『河北袁紹人馬齊。華雄倒有驚人藝，某要與他見高低。半幅掩心穿在體，青龍偃月手中提。將身來在虎帳裡』，底下一句搖板是『且候主帥把兵提』。唱完了，曹操斟酒，老爺不飲，下。袁紹、曹操都下。老爺再倒板，是『大鵬展翅恨天低』，一個小校把老爺領上來，還是原板。唱的是『胸中志氣貫須彌。董卓呂布冰山勢，惡貫滿盈有歸期。華雄縱有千條計，某有一計他不知。耳邊聽得戰鼓起』，唱到這裡，起衝頭。老爺再接一句搖板，是『再與小校說端的』。老爺和小校念幾句，上華雄，沒有幾下打頭，就把華雄作了。回營交令，就算拉倒。這戲沒有什麼俏頭，弄不好的。況且老爺戲犯禁，除了長庚的人情大，官面不管。小安子雖不怕地面官兒，只他們內扇兒，全都信佛，萬一他的事情不順溜，你擔不了埋怨。老爺戲是不動的好。」毓四道：「您說的《斬華雄》和票上的一樣。我在別處見過一本，不大一樣。」德寶道：「那是外江胡編的，小名叫作混賬。」毓四道：「只我們票上，後面多著半出《三戰呂布》。」德寶道：「三戰原是崑腔，我們都會。可改不得亂彈。你們票上這出卻使不得。本來《斬華雄》，老爺穿件青素箭衣，套一件卒坎頭戴大頁巾。後來紮身兩斷頭的靠，扣個紮巾殼。扮相太不起眼，你還說它作什麼？戲多的很呢！」毓四道：「您看票上勾的老爺臉，怎麼樣？」德寶笑道：「不對！老爺臉應當用胭脂揉，不應當用銀朱勾，尤其上不得油。要是勾出來油亮油亮的，便象玉靈官，不是老爺了。勾老爺臉，才不用十分畫眉子，只稍微比尋常老生抹重一點。還得給他點痣，眉中心裡點一顆，左眼下點一顆，在鼻凹裡橫著點四顆，左頰上點一顆。這叫七星痣。他老人家一生奔波，從桃園結義，就推著一輛小車子，便是眼底下那顆淚痣犯了相，所以一輩子多敗少成。點完了痣，再隨便畫一道黑的，叫作破臉。不但老爺得破臉，連勾張老爺都得破臉。那都是古來的神靈，護國佑民，不能勾他的本來面目。況且老爺是協天大帝，副玉皇之職，更非同小可。」毓四道：「我也聽見老人們談過，咱們乾隆爺，是劉備老爺一轉，所以老爺扶保大清。」德寶道：「可不是嗎？當初乾隆爺有天退了金鑾殿，正在一個人閒走，忽聽身子背後有盔甲之聲。乾隆嚇了一跳，怕是有刺客。回頭去看，卻沒有人。他老人家福氣大，心眼靈，早有些明白，便問：『是何人保駕？』那空中人答道：『是二弟雲長。』乾隆恍然大悟，前生自己是劉備老爺，便順口問道：『三弟何在？』那老爺又在空中答道：『鎮守遼陽。』乾隆爺又問道：『四弟何在？』老爺答道：『兆氏門牆。』乾隆爺道：『朕今降旨，封賢弟為蓋天佛，連如來佛、玉皇大帝，都歸賢弟管轄。』老爺道：『不可，諸葛軍師，現在朝中，怕他記著小弟不聽他東和孫權、北拒曹操的兩句話，不小心失了荊州，闖下那場大禍。有些罪過，必然攔阻。』乾隆爺道：『賢弟且退』，老爺便歸了本位。次日，乾隆爺傳旨，封老爺作蓋天古佛。有山東劉丞相，就是劉天官的父親，上殿奏本，說：『使不得。』乾隆爺才知他是孔明，怪不得會演八卦，能知過去未來，即收回旨意。乾隆爺打開天下清官冊一見，知道鎮守遼陽的張廣泗，他是張老爺托生，即發金牌召他來京，弟兄相見。那張老爺是轉過岳老爺的，見不得金牌，見了時由不得害怕，便吞金死了。乾隆爺十分後悔。又曉得九門提督兆惠，是趙老爺一轉。兆與趙同音，知道說破不得，不敢言語。只暗地把他當手足一般看待，後來封了平南王，下杭州，捉年羹堯，滅準噶爾，又成了一朝的福將。老爺不曾轉世，卻是時常顯聖，所以唱不得。」毓四道：「我還聽說諸葛先生，是孔夫子一轉。因為孔夫子滿肚子才學，沒有施展，才在漢朝臨凡。諸葛先生號孔明，就是孔夫子的古記兒。」二人對聊了一會。德寶道：「天不早了，我要上館子了。」即抬身要走。毓四道：「我是告過假的，不去了。我還要找安子呢！」於是一同出門，各自分路。

毓四剛走不幾步兒，見個大個從南邊來，又有個小矮子從北邊來，兩人撞了一下。那大漢便仰面朝天地的跌在地下，爬起來揪住矮子不放，矮子大怒，按倒大漢，一頓苦打。圍了許多人看。大漢被打不過，跪在地下，祖宗老爺，一陣亂叫。矮子才把他饒了，看的人都笑了。

毓四進前一看，這漢子正是孫大個。毓四笑道：「孫大哥好一員虎將，曾九帥的寶刀哪裡去了？怎麼不帶著？」大個也不答話，抱頭鼠竄而逃。毓四到安子那裡敷衍了一會，然後歸家。毓五問起郝家的本子，毓四隻是搖頭歎氣道：「難，難，難！」

過了些時，各大戲館都開了戲，官裡的拘管漸漸鬆了。各戲班的人，也各歸各部，不能象那些時攪在一處。

德寶本搭春台，毓家哥兒們也划在春台班裡。各戲館門前，雖掛著「說白清唱」的招牌，卻是可以扮戲了。只花臉不許勾臉，且角不許搽粉。紮靠的不許背旗，場面不許動大鑼，只把大鈸來當鑼敲罷了。

春台頭一轉兒是在慶和園。胡喜祿是本班老闆，聽說且角不許搽粉，心中不悅，便仍要自家的那一出唱清音，不然，便告長假。管事人去同他商量幾次，都說不合攏。郝德寶笑道：「這不是什麼難事，不過這些管事的太飯桶了。本來一堆晚出籠屉的東西，懂得什麼！管事，管他娘的屎！」管事人聽他說的風涼，都生了氣。次日，便出牙笏，請郝先生共同管理後台之事。郝德寶也不推辭，便答應了。眾管事請他吃飯，郝德寶喝了個半醉。眾人說到胡喜祿這一節，郝德寶指著鼻樑道：「你們老哥們放心。這件事交給我姓郝的，包管一句話，叫他乖乖的唱戲。他要答應，你們老哥們只管把我革出梨園，我姓郝的從此不吃這碗飯。」眾人便把這事托了德寶。德寶走了，眾人道：「且看老郝有什麼神通！教他坐一坐這支八支頭的大蠟，嚐嚐滋味兒。看他是管事，還是管屎。倒要瞧瞧這先出籠屉的是個什麼東西！」眾人說了一會各散。

那德寶走到安義堂，跟包人替他回了進去。喜祿吩咐道：「請！」德寶進來，見禮畢坐下，卻不說公事，只談閒話。漸漸說到票友，德寶道：「孫春山這人，老闆認識他嗎？」胡喜祿道：「孫老爺我是極熟的，他常和我學腔兒，唱的真不錯。」德寶道：「外行人都說他比老闆還強呢！」喜祿道：「這個，我也不服！孫老爺好死了，也只能坐著唱，身段腳步全不行，怎能比我強呢？」德寶道：「只因胡老闆這一向老是坐著唱，才有這話。老闆要肯扮上演戲時，別人也不這等說了。」喜祿道：「且角上台，要是不搽粉，卻也難受。」德寶道：「胡老闆，不是我說，人家崑腔的正旦，全不搽粉。這搽粉是梆子班的人興的。亂彈裡方松齡，專唱花旦，是沒得法想。你胡老闆，卻是青衣花旦都不搽，難道就想不出個活動主意？再說唱旦的怕沒有真姿色，非拿粉和胭脂遮丑不可。象老闆天生的好扮樣，比個真小娘們還強的多，私底下有人愛瞧你。你搽粉不搽粉，沒什麼要緊。再說聽戲的老爺們，有一大半喜歡新奇的。聽說胡喜祿上台不搽粉，恐怕那來看稀罕的還更多呢！」喜祿沉吟一會道：「連日的管事都來同我麻煩，就為這件事，卻沒有一個人替我打算的這樣周到。我說句上當的話，我們唱旦的，跟窰姐兒也差不了多少，雖說是賣唱兒，賣玩藝兒，也搭一大半賣的腦袋核兒。我生怕招了前台老爺們的不願意，所以說到不搽胭脂粉清水臉兒上台唱戲這一層，我總是沒有點頭，不給他們一句有著落的話兒。今天郝先生來，這樣的一破說，我已經明白了。還有什麼磨牙的？我上台就結了。只是我還有一句話，郝先生可不准駁回的。」德寶道：「胡老闆還有什麼意見，就請講在當面。」喜祿道：「那是崑腔正旦的扮相兒，我是知道的，紮上綢子，前頭戴一條勒子，後頭戴上一個牛犄角髻兒，不大順眼。老旦不像老旦，青衣不像青衣，我可辦不了。還不如散著頭髮，還有一點可憐勁兒。反正國孝一天不滿，你們一天不要派我別樣戲，請諸位專找那受苦受罪的角兒派給我，我是不披頭髮不出台。等皇上家裡脫了服，准我搽粉的時候，再唱別的。好在一路的戲，也有十來出，夠半個月的折騰了。」郝德寶道：「就是這麼辦啦！」說著起身辭去。

喜祿送他回來，猛然想起一出《玉堂春》來，道：「我鬧錯了，剛才不該和德寶那樣說法。我說專唱受苦受罪的戲，可是這出《玉堂春》，也是受苦受罪的玩藝。要不上大頭，不搽粉，一身綢子罪衣罪褲，脖子上套個玻璃枷，手上戴著銀鎖鏈子，多不是樣呀？」想一想有了主意，即把跟包的叫來，吩咐他趕緊出去另制備一份行頭。又畫了個樣子，用紙剪下來，卻是一塊雲鬢的形象。叫跟包的買塊青緞子，要縫這麼一個東西。跟包道：「這物件用的緞子太少，怕綢緞舖不賣。」喜祿道：「你不用上綢緞舖，到絨線舖裡去，買他剪得現成的，叫作梳頭緞，是專預備旗下老太太們掉了頭髮遮門面用的。幾分銀子就夠了。你再到鮮魚口內頭髮周那裡，叫他給打一頭灑發，跟男灑發一樣，只是桿子得矮一點，高了怕難看。」跟包答應去了。

不多時，先把梳頭緞買了回來，又出去弄灑發。喜祿將緞子並鬢樣，交給家中針線老媽子，叫他縫好。用青綢子襯裡，後頭釘上兩根長黑帶。耳朵邊也釘兩根短帶，拿來對著鏡子，捆在頭上。照一照倒也是個女人樣子。使一使眼神，也覺得很媚，竟和貼水鬢一般。喜祿自己高興，這主意果然不差。

說話間，春台班已開了戲。到第四日，果真不出喜祿所料，居然派了一出《玉堂春》，起解帶三堂會審，還連著監會。那一日看戲的客座，人山人海，那孫春山自然必在其內。後面來的人沒有地方，用根粗繩子把板凳懸在戲樓的欄杆上，騎著凳子，打著鞦韆看戲。眾人卻不看戲了，萬目都來看這稀奇的景致。

喜祿出台。大家看時，他這玉堂春，比尋常大不相同。不梳大頭，披著發，也不勒水紗，卻在綢子上紮一塊二尺長的青綢子，前邊靠右拴成一個慈菇葉兒。把眉眼倒掉著，眉心用墨筆畫成顰蹙之狀，眼角也畫的往下倒垂。不搽脂粉，還在上面抹些黃色，並罩了一層香油。穿一身洋布的罪衣罪褲，底下一條裙子，係個燕兒窩，也是布。脖子上那面枷雖是魚形，卻不是玻璃的，只是兩塊黃木的薄片。手上帶著鐵鎖。他生的本來十分美麗，這樣一扮，不但容光不減，而且添了許多的哀豔。更加唱的聲韻幽怨之極，做派也惹人動情，實在好到絕頂。大家歡聲雷動。

《玉堂春》演畢，喜祿自己也甚得意。卸了裝走出園門，迎面遇見孫春山，一同到了福興居，叫了酒茶，對坐共飲。春山道：「不想胡老闆這樣一扮，別有丰韻，真正是『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』了。」喜祿嫣然一笑道：「總是老爺們抬愛罷了。」春山又勸他喝了幾杯；那喜祿臉泛紅霞，愈覺嬌媚，秋波略轉，真個令人銷魂。春山道：「胡老闆，你們旦角梳水頭，踩木蹠，是什麼人興的？」喜祿道：「十爺這話，幸虧問我，若問別人，可就把他給蹠了。十爺要不嫌麻煩，待我慢慢的說來。」